

名家访谈

对生活感兴趣是写作最持续的动力

石一枫 王雪瑛

“新京味”小说不仅是风俗画，更是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辐射与反映

王雪瑛:在《红旗下的果儿》《恋恋北京》《借命而生》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等小说中，随着情节流露的是亦庄亦谐的北京文化韵味、地域文化浸润中的个性化人物、引人入胜的故事中的北京俚语等，这些小说被称为“新京味”小说，您如何看待“新京味”小说？如何看待自己的京味语言，以及不同代际作家的京味语言？

石一枫:我是北京人，这么说话比较顺畅，就用北京话写小说。北京作家有一个特点是书面语言和口语相对统一。这和很多地方的作家不一样，客观说是占了点便宜。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，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，所以口语能顺畅地变成书面语言。前辈作家老舍，后来的王朔、刘恒等也是用北京话写作，但每个作家各有分别。老舍用典雅的北京话写作，王朔的小说带着北京人的诙谐与反讽，刘恒的叙述语言则十分简洁。北京方言也有优缺点，优于表情，擅长说形象的事儿，弱于表意和抽象。用方言写作得有一个取长补短、相对改造的过程，现在的北京话也在变化发展中。

王雪瑛:无论是《逍遥仙儿》，还是《一日顶流》，小说中的“他们”都是北京当代生活中的鲜活个体。所以，您的“新京味”小说不仅仅流溢着北京的地域文化，更是对北京人当代生活的书写。“新京味”有着跨越地域的丰富，与时代同频的内涵。

石一枫:北京是中国极有代表性的城市之一，当代社会的发展在北京有充分体现，写好北京人的生活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写好中国人的生活。“新京味”写作有着普遍性的意义，不仅是写好地方民俗，描摹标志性的风俗画，更是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辐射与反映。

王雪瑛:有作家认为读者看完一部长篇，如果能记住其中的人物，这个人物就算塑造成功。如果人物能穿越时代往前走，引发不同年代读者的共鸣，就有经典的品质。人物如镜，可以照见历史、文化、时代与人性。您如何理解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，感觉自己小说中的哪些人物塑造得不错？

石一枫:我写小说坚持“人物第一”的原则，每个小说都有鲜明的人物，有完整的人物形象，然后我才去写这个小说。只有情节和理念，对我来说，构不成小说。我写完的小说，对人物都是认可的。具体哪个人物完成得更好，我觉得是读者说了算，读者喜欢哪个人物，读者看哪个人物有感触就行，我的意见不重要。

王雪瑛:您前期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个性很执拗。如《地球之眼》的安小男，执着地对道德问题刨根问底；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中的陈金芳苦心经营，一心想留在北京出人头地；《借命而生》中的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逃犯，从青年到中年与之斗智斗勇；还有《特别能战斗》中的苗秀华，这些人物个性鲜明，带着时代的印迹，都有追究到底不放弃的劲儿。您对这些人物的执拗是怎么看的？为什么会塑造这类人物？

石一枫:影视界有一种说法，“一根筋”的人物适合被塑造，像《秋菊打官司》中的秋菊就是“一根筋”的人物。执拗的人物更极端，带动的矛盾冲突更强，更有戏剧性，所以影视剧中会出现这类人物。长篇小说篇幅长，有很多塑造人物的方式和空间，更自由一些。我写“一根筋”式的人物，除了写人物执拗的性格之外，还要找到人物内心更丰富的地儿，他们内心的犹疑、矛盾，那种带着小毛边儿的想法。写出人物执拗的一面，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，不难。而写执拗的人，还能写出毛边儿来，这个更需要功夫。

王雪瑛: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写因火葬场司炉工的忙中出错，三户人家“抱错骨灰盒”的故事。在那豆找寻爷爷骨灰的主干故事里，串结起不同人物的过往人生经历与他们现在的生活处境，最终是一个圆满的结局……小说对理想主义的期待丰盈了现实主义的骨感。他们三人身上都有理想主义，他们身上是否寄托了您的一些理想？这也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某种开拓吧。

石一枫:现实主义手法中肯定有理想主义的元素，完整的现实主义不是只写现实。优秀的现实主义包含着理想主义的因素。如《悲惨世界》中的冉·阿让，现实世界里不一定有这种人，他的身上有雨果的理想主义人格的投射。写一点理想人格，在某些人物身上寄托一点理想主义，这不算开拓，是现实主义的应有之义。我觉得，比起雨果这样的大师，我们做得都不够。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寄托。比如那豆的爷爷、那豆等，他们有家国情怀，有对职业操守的坚守，对人品道义的追求。这可以说是理想主义，但这种理想主义是从普通人身上提取出来的，并没有远离生活。

王雪瑛:有评论家认为，您的小说创作提升了当下社会问题小说的文学品格。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，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关注，写好时代进程中的人物，这是您小说创作的追求吗？

石一枫:我对小说创作的追求就是写出一个让大家喜欢读，读完之后有感想有思考的小说，又好看，又感人，又有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地

石一枫，1979年生于北京，文学硕士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一日顶流》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《八魂枪》《心灵外史》《借命而生》等，小说集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《特别能战斗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冯牧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等，作品入选年度中国好书、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等。



王雪瑛，评论家，《文汇报》高级编辑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。著有评论集《千万个美妙之声：作家的个体创作与文学史的建构》，作品集《倾听思想的花开》《访问迷宫》《淑女的光芒》等。



《一日顶流》，石一枫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5年3月



《逍遥仙儿》，石一枫著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23年6月



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，石一枫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2年3月



《借命而生》，石一枫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8年4月

没有标准答案，更有利于刺激人的思考

王雪瑛: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《心灵外史》《借命而生》《八魂枪》《逍遥仙儿》《一日顶流》等都是直面我们当下现实生活的，如何认识社会现实，捕捉新的时代经验，描摹变化中的现实，对作家很有挑战性，创作这样的作品，需要接受挑战的勇气，还需要什么素质？您如何养成这样的素质？

石一枫:不敢说是素质，主要还是兴趣吧。我比较喜欢写新的、近的东西，因为这些题材能让我兴奋。一个事物你不能忽视它，但又不能轻易对它做判断，没有标准答案，这个状态似乎更有利于刺激人的思考。有标准答案的东西是没必要写的。说到兴趣，有些人对远的东西有兴趣，有些人对近的东西有兴趣，有些人看远的也是近的，有些人看近的也是远的，因人而异，我只能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，找到了自己的兴趣，也愿意把这个兴趣写出来。

王雪瑛:您曾说：“好小说的标准对于我而言是：一、能不能把人物写好。二、能不能对时代发言。”通过这些年文学实践，在目前创作中，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您的写作保持着高能状态，小说新作不断，持续写作的动力是什么？

石一枫:写作中最大的挑战就是能不能把下一个小说写得更好。这个小说写的还有什么问题，下一个小说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，就能写得更好，还有就是不要自我重复。持续写作的动力就是对生活感兴趣，研究生活，刻画生活，书写生活。

王雪瑛:您怎么看写作与阅读的关系？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，您重读过什么书？文学类的书籍之外，还喜欢看什么书？

石一枫:我是一个跟文字打交道的人，阅读是我的生活习惯。我每天都得看点东西，不看就难受，人不能空着。我喜欢看小说，也和自己的专业有关系，算是把对小说的兴趣当工作了。《红楼梦》是不断被我重读的经典，有时候不是直接读，而是在脑子里想一想，过一过，也算重温了。毛姆的作品我也会重读。文学类之外的书籍，我还喜欢看知识方面的书，我对哪个知识领域感兴趣，就看哪方面的书。

王雪瑛:您是专业作家，曾经在文学杂志做编辑，工作中的大量阅读，对当代文学的观察，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？您关注同代作家的写作吗？

石一枫:我现在的工作是专业作家，曾干过十几年的编辑。对我的第一影响是，写作别光考虑自己写得痛快不痛快，还得考虑读者看着舒服不舒服，这是当编辑给我带来的眼光上的影响。

编辑是沟通读者与作者的中间环节，当过编辑的读者意识会更强。我经常看小说，看看哪个作家有新作，经常看同代人的作品。我想看看同代人写得有什么好，什么不好，有什么与我不一样的想法。

王雪瑛: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文化。AI写作，让我们思索文学的价值和意义，以及写作如何保持情感与个性，保持原创性，避免程式化表达。您对AI写作有什么看法？

石一枫:特口水的文章，没有原创性的文章，模式化的语言，AI已经掌握自如了，人类作者要少说口语话，少说没有原创性的话，少说套路的话，用切身所思所感的语言，多写有原创性的真实内容。我觉得这是AI写作对人类作者的提醒。